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WUFAYULIAO

# 无法预料

——长篇悬疑侦探小说 王希泉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I247.5  
1169  
2006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WUFAYULIAO

# 无法预料

——长篇悬疑侦探小说 王希泉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预料/王希泉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1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ISBN 7-81109-512-2

I. 无… II. 王…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8855 号

无法预料

WUFA YULIAO

王希泉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张: 20.25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

ISBN 7-81109-512-2/I·015

定 价: 35.00 元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http://www.phcpps.com.cn)

[www.jgclub.com.cn](http://www.jgclub.com.cn)

## 内 容 简 介

刑警毕侯京在深夜从公安局回家的路上遭神秘人暗杀，刺杀刑警的人，又被一男子暗中监视。毕侯京的被杀，牵扯到一起震惊天津市的凶杀案——著名企业家协会委员吴天号之子吴长水，在市中心广场的好风楼饭店前被杀。

为此，刑警们经历了一段段令人或辛酸、或无奈、或令人啼笑皆非的破案过程，但每一条线索最后都无法查实。就在公安局全力破案之际，好风楼饭店的经理魏富来也因不同意恶意低价收购好风楼而连遭厄运，他本人被跟踪，遭威胁恐吓，妻子被诬骗，儿子被绑架，本人被气病住进医院。

公安局秘派刑警毕侯京打入本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以期获得线索。毕侯京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也就在这时，毕侯京被杀。

而操纵这一切的，是天津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老大张长啸。

毕侯京经过大夫的抢救，而且由于本身特殊的生理结构，起死回生，公安局严密封锁消息，宣布毕侯京牺牲。

## 「 无法预料

经过艰苦卓绝的侦查，公安机关掌握了张长啸的确凿证据，准备实施抓捕，而也就在这天，另一桩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

## 目 录

第一章	何冤何恨 .....	1
第二章	暴死街头 .....	14
第三章	只有破车一辆 .....	29
第四章	世事难料 .....	47
第五章	节外生枝 .....	61
第六章	原来不是如此 .....	75
第七章	乱成一锅粥 .....	89
第八章	大象钻鸡窝 .....	104
第九章	深藏不露 .....	119
第十章	风云突变 .....	136
第十一章	半路劫杀 .....	146
第十二章	一波又起 .....	159
第十三章	急转直下 .....	171
第十四章	一招狠棋 .....	184
第十五章	刻骨铭心 .....	198
第十六章	心事重重 .....	212
第十七章	大出意外 .....	230
第十八章	暗怀心机 .....	243
第十九章	剑走偏锋 .....	256
第二十章	无可奉告 .....	267
第二十一章	紧锣密鼓 .....	280
第二十二章	你说你是谁 .....	294
第二十三章	没有选择 .....	307

## 第一章 何冤何恨

刑警毕侯京走出天津市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是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差不了一两分钟，事后有的刑警就硬抠这个时间。他们没法不抠，因为有人把刀子插到毕侯京的胸膛上。谋杀刑警，这是多大的事情啊。而有时候一两分钟，就能够证明某人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而且谋杀刑警这样的罪名，是一定要把罪犯拉到刑场上枪毙的。这会儿毕侯京抬手腕子看表，是十一点零三分。

他是等着向领导汇报的，偏偏领导不来。领导忙，领导当然比群众忙，领导常说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也得挤。这是真理。所以毕侯京等不到他要等的刘副局长也是必然的。

等不着就算了，毕侯京这两天也困得够呛，都说当刑警的能熬夜，能熬也架不住好几天。这时候他就想，先回家吧，反正也没特别跟刘副局长约好，不过是自己一直瞎等着。吴长水被黑枪打死的案子还真有个线索了，但今天晚上说跟明天早晨说也没太大的区别。自己回家睡一觉，明天早早来，把刘副局长堵在屋里不是一样吗？刘副局长今天也回家睡一觉，搂着亲爱的老婆，明天早晨大家身心都愉快，头脑都清醒，分析问题还准确、敏捷呢，再说了，打了几回局长的手机，人家都是关着，说明不是开紧急会，就是有别的重要的事情。算了，回家。

这时候，就看了一下表，十一点零三分。

出了单位大门，他就往家走，他家不远，走着也就十多分钟的

路吧，他就想妻子。妻子这个人也可以叫做爱人或者说老婆或者说是贱内拙荆还有做饭的，他对她什么都叫过，还叫过“我说”。“我说”这个词本来是自己有话说，说之前告诉大家一声，做个提醒什么的，以示我说的话很重要，但却成了他媳妇的名字，这显得有点不着调。但这是在毕侯京的家里，看当时的情况，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他愿意叫，她愿意听，两口子哟，就得活泼，到家了不随便，到哪还能随便？他有时候还叫她“绪爱民同志”，当然“绪爱民”是她的名字，“同志”是他给续上的。他说，你爹妈在“绪”后面续上了“爱民”，这本是你老公我，一个人民警察的名字，人民警察爱人民呀，却被你抢了去，这是成心嫁给我，说明咱们志同道合。我就给你续上“同志”吧，然后专心致志地爱你。

想到妻子他就想到老婆高俏的鼻梁，黑溜溜的眼珠，乌亮亮的头发，多情的小嘴，修长的身材，细腻的皮肤，还有……还有那就是毕侯京自己的事了，别人替他他想他老婆，应该害臊，但是他想那就不用着害臊，理由很简单：绪爱民本来就是他的老婆子，就应该他想。他又想，他给刘局放了假，刘局也应该感谢他才对，包括刘局的妻子也应该感谢他，他没纠缠刘局，给了他时间让他回家，让他与她缠绵，至于他是否回家，回家是否跟她缠绵，那就另说了，可是说不定刘局此时已经在家了，这话也不好说，不开手机，没准是他老婆关的呢。

## 二

平地起了一阵凉风，这风带着点阴谋的意思，猛烈一下，像把冷匕首从脖子后面插进去，一直到脊背。毕侯京看看四周，四周除了黑暗，什么也没看见。当然，有个黑影藏在拐角里头，怀里确实藏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就是准备扎他的，而且准备把他扎死。隔着一堵墙，他当然看不见，也预见不到，如果能预见得到，他就不把手枪交给内勤，锁在单位的枪柜里了。可是他又不交怎么办呢，他混进了黑道里，整天拿着枪那也是危险啊。

看见黑暗，不知道怎么办，他想起了鬼，总是在半夜里出来捉人



到地狱里见阎王爷的鬼。他明白，鬼的故事是旧中国的迷信。旧中国老百姓不说钟点，说时辰，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从夜里十一点到一点，那是子时，交日时分，鬼出没的最高潮，从地狱里鬼头鬼脑地探出头来，举着招魂幡，在他们的世界里舞呀舞，还时常抖动几下，叭叭地弄出个响来听听，只不过凡人听不到就是了，就跟阳间里耍杂技的那些甩鞭人的玩法差不多。他们这一路上奔来奔去的，也辛苦啊，也寂寞啊，也有干一样工作，干时间长了，就疲倦了，就看书给自己找乐了，当然得开心了。他们手里还拿着个盒子，那盒子的模样大小，就跟现在的快餐盒差不多，把人的魂捉住，就送到这个盒子里，一开一关，魂就被锁在里面，关上盒子的霎时就是阳间的人咽气的时刻。

鬼怕亮，专拣黑处。现在毕侯京回家的这条路，正是一条狭长的胡同，胡同一米多宽，却足有半里长，还有两个拐弯，拐弯的地方立着根电线杆子，有路灯，路灯亮着，可惜是从前，现在是有一年多不亮了，这时天上没有月亮，幸亏没月亮，有月亮的时候，月光斜着这么一洒，把这边的房屋往对面的墙壁上一映，黑黢黢的，你看吧，没黑影的地方说亮不亮，有黑影的地方黑得让人透不过气，就这么阴气森然，再有一两棵树影，在那里斑驳着，参差着，那分明就是恶鬼张开了嘴，准备吃人。

毕侯京到了胡同口，他的家在胡同的那一边出口，他看着黑胡同，心里也发毛。人民警察都是无神论者，刑警是民警当中的优秀分子，他这么想了一下，鼓励自己，可是脑子里还是闪不开有关鬼的想法，他想到的最具体的鬼就是直接把变成鬼的黑白无常。为什么叫无常？人生无常啊，他想。那一黑一白两个鬼，总是搭伴一块出来，吐着长长的血红的舌头，到处转悠。比如，毕侯京刚才从公安局里出来的那个时间，夜里十一点三分，他们也出来了，是十一点准时出来的，他们得在阎王爷那里划考勤。前些天，还进了一台打卡机，只是现在还没正式推广。到了那个时候，就真跟日本公司的管理一个样了。毕侯京现在进了胡同，他们是否也进了这个胡同？毕侯京听老人说过，那黑白无常见着该死的人，不由分说，上前一搭，一个拉胳膊一个拽腿，只要他们一搭手，挨着了那个人，

那人就算成了鬼。把人的魂往他们手里的收魂匣里一装，人就完了。

他一想到这儿，又是一阵凉风吹来，好像是无常鬼捏了一下肩膀。

毕侯京不由得吓了自己一跳，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这也太不吉利了吧？他已经在胡同里拐了一个弯，进入了胡同的更黑暗的部分，再拐一个弯，走几步，就到家了。这个弯不长，弯的两头拐过去以后，他听到身后不远有脚步声，夜深人静，声音传得远，这小胡同里还多少有点回音，声音就更大一些了。毕侯京全身汗毛乍起。他没法不乍，据说鬼都是跟在人身后面走的，稍微带着那么一点扑扑的声音，不快到跟前你听不到，听到了就是躲也来不及了，鬼用招魂幡一招，或者勒命索那么一抖，一勒，人就成了一摊泥，乖乖地听他们的了，再把魂往收命匣里一装，这一切都是一个动作连着一个动作顺利完成的。

后面的声音也拐过来了，走得比毕侯京还急，拐弯的时候，还咳嗽了一声。鬼也咳嗽？那是个男人，毕侯京听出来了，乍起的汗毛也放下来。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他把被鬼吓得无主的六魂收回来。他明白，那人咳嗽的作用有两条，一、壮胆，走这样的深胡同，谁不害怕？二、提醒前边的人让让路。也是，大半夜的，谁不着急回家？他还听出来，那人走的有些偏左，他是想从左侧超过去，毕侯京是个仁义的人，总是替别人想，于是往旁边一闪。他怎么知道，此人的一声咳嗽，正是麻痹他的有效手段，那人的左手里握着一把尖刀，剔肉的那种尖刀。

毕侯京本能地往右边一闪，稍稍一侧身。这一侧身也就把左胸亮了出来，而人最致命的脏器——心脏，也就在左胸。人应该时时刻刻注意保护自己关键的东西，但人也时时麻痹大意，多少次麻痹大意没事，更助长了麻痹大意，而一次中计，就将会致命。此刻，就是致命时刻的来临，而毕侯京丝毫没有准备，从他把手还插在裤子兜里，就看得出来他此时的麻痹，那个人就在与他平行的时候，左脚突然向右一跨，尖刀一下子捅进了毕侯京的左胸，毕侯京见势不好，已经晚了，他的本能是躲，但距离太近躲不开，只是微微一

动，这丝毫不妨碍那杀手的动作，那一刀非常干净利索地捅了进去，正好插在两条肋骨之间，而且一下子到底，所有的刀刃部分全部捅进毕侯京的胸膛。巨大的疼痛和杀手的力量，使毕侯京趔趄了几步，但此刻他还有多年当刑警训练出来的素质，抓住凶手，或者给凶手的身上留下伤痕，他猛地上前，还带着胸膛上的匕首，欲抓对方，而对方却是侧身一闪，顺手又抓紧匕首，再捅一下。毕侯京再经这一击，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而对方本来是想把匕首拔出来，但此时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这把刀拔不拔都一样。于是凶手放开大步，几下就跑到了胡同的出口，同时从兜里掏出一瓶酒，在自己的身后一洒，胡同口那里正好有一辆小轿车刚刚驶来，凶手拉开车门坐进去，没容关门，轿车猛的加油，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只听得那个人说了一声“别慌，长出一口气，放松”。

胡同里的异常响动，惊动了人们，但居民们毕竟不像警察那样训练有素，他们出门之前要找鞋，找手电，然后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看，地上趴着一个人，哗哗地流血，又吓得够呛，再壮着胆子想看看是谁，原来是住同一条胡同里的那位警察，让人给扎了，赶快叫他的家人吧。绪爱民正在看电视，她嫁给毕侯京后，让毕侯京给熏出来了一个习惯，夜里十二点以前不睡觉，因为那个毕侯京是个夜猫子，除去值班，平时回家没个点，就是早回家也不早睡，怎么也得熬到十二点，他平时回来，到十点半左右，还闹着吃点夜宵什么的，就是有块剩馒头就着咸菜也得吃一口。这个毕侯京还有个臭毛病，得让媳妇给做，就是那个剩馒头就咸菜，也得是媳妇给放在桌子上。他还有歪理邪说：媳妇媳妇，做饭洗衣服。说这句话时，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劲，而是一副乞求加无赖的痞样，其实有废话这工夫，早把馒头咸菜拿来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今天，她正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就听得门外有人喊：你男人挨扎了。她一下从床上蹦到地下，鞋也没穿，跑到胡同里，看到了毕侯京，胸膛上还扎着刀，有人要拔刀子，她赶快制止。她突然想到：把刀拔出来，血就全流出来了，不拔，还像个塞子能够阻止血流。她大声叫人，快打110啊——

很快，毕侯京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此刻，他仅仅还有微弱的

呼吸……

### 三

凶手上车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拿起放在座位上的一个空塑料袋，把手里的那个酒瓶子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两下，心里说，糟蹋了一瓶好酒。之后，又把酒瓶子装了进去，那是一瓶北京二锅头。这酒不贵，但是凶手偏偏喜欢。喜欢的就是好的。然后，才把手套摘下来，也装了起来。这时候，开始脱自己的衣服，里里外外脱了个干净，连内裤也脱了，又拎起另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穿上。这一切完成得非常迅速，根本没用一分钟的时间，几分钟后，轿车已经驶到了灿烂玫瑰饭店门前，凶手把这些东西全部装到一个大挎包里，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一个旅游者的样子了，手里还有一张磁卡。服务生开门，这人优雅地一点头，轻声地说了句谢谢。

到了16层凶手走出电梯，进到16号房间，顺手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了出去。进门之后，换拖鞋，把手中的袋子一扔，一下子躺到床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脑子里回忆着刚才的情景，只是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其实也是不想回忆，事情干完了，不能回忆，回忆令人紧张的情节和事情，只能增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增加罪恶感，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回忆？回忆多了，也会生出悔意，那就更不必要了。

躺了一会儿，觉得舒服多了，坐起来，来到卫生间，把塑料袋和酒瓶子用毛巾包好，在台上一摔，瓶子碎了，打开看了一下，又把大块的一一敲碎，成了粒状，然后往马桶里一倒，一冲，酒瓶子便无影无踪了，又把衣服拿出来，仔细看了一下，本来上面就什么也没有，一点血迹也没有沾上，把衣服放到了浴缸里，洗了一下，相信已经洗干净了，便又随手扔在浴缸边上。等到稍干后，让洗衣房去洗，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目的——消痕灭迹。

这一切干完，心才算彻底放下，要舒服地洗一个澡、睡一

觉了。

浴缸里的水软软地拥着身体，是那么舒服，却也触动了内心最隐秘的情结，心里当然知道刚才扎的是刑警，就是要刑警的命。在所有人看来，能够把一个刑警扎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那是很自豪的事情。刑警是什么，那是被社会上的人奉为精英的人物，有点神乎乎的意思，又聪明又能干的男人才能当刑警。记得有人就说过，刑警这活儿，一般的人干不了，能人不愿意干，不愿意干的也是能人，能把一个能人一刀给扎瘫在地，甚至要了命，那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位凶手的内心里，总有要跟谁较量一下的欲望，这次得手，也深深地满足了这个欲望。更何况是被自己心目中的人委托完成这样重要的使命，为此感到自豪。但马上不由得恨恨地想：为了一个臭女人，你值得下这么大的本钱？忽然嘴角又微微一抖，险些哭出声音来：那我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爱？我这么拼命，冒险拼命，说不定他这会儿，正在跟那个女人狂在一起……想到这儿，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哗哗地流出来。但是马上控制住自己，从内心里控制住这股委屈的情绪，迅速洗完澡，用毛巾把自己包裹起来，来到床上。这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她扔掉毛巾，盖上了薄被，就这样一丝不挂地躺下了。

从小就喜欢这样。

这时，门铃丁东一声响了，知道是谁来了，内心里一阵狂喜，翻身下床，一阵碎步撵到了门前。只有那个人才敢在挂着“请勿打扰”的提示牌子前放肆地按门铃，然而当打开门的时候，她却吃惊地发现不是意料中的人。

他笑了笑说：事先没通知，打扰了。

她郁郁寡欢地回到屋里，坐到沙发上，一言不发。脸上掩饰不住的失望，还找了一件长衣，遮住自己。

这场面让来人有点尴尬，一时不知如何说好，事先曾想到可能不受欢迎，但也没想到是如此局面，人家懒得理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还都挺知心，可人家根本不给你说的机会。这才叫热脸贴到冷屁股呢。半天，他从嘴里蹦出一句，软软的：我知道，我不该来，但是我也知道你刚才不应该去。

沙发上的人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你这话说得对。来人道。过了一会儿，又说出几句显然是经过斟酌的话：在我的位置上，有些话，我不应该说，事，我本管不着，但对你，你知道，我怎么说呢，办事该用脑筋想，而不是用脚筋。有些人也干不了大事，只看到两条腿之间的那些事情……

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了对方愤怒的眼睛，于是把后面的话全部咽到了肚子里。

他就走了。

沙发上的人很久没有动。

半天，一行眼泪流了出来：我是女人，我是女人。

是的，在这之前，谁注意到了“他”是个女人？而且就是许多时日之后，警察还一直在盲人摸象，按照想当然的是男人作案，来进行侦查破案，那也实在是缘木求鱼。

## 四

黑白无常这两个鬼正在黑夜里游荡。白无常的鼻子要比黑无常灵敏些，自然他先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抬眼一看，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个人，大夫们正忙得不亦乐乎，就拉了一把黑无常：

你看一眼，那个人是谁？

黑白无常在夜里走路，眼神自然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宇宙里不管阴界阳界，只要是有两个人或者两个鬼，这就有了比较，更别说再多点人鬼在一起了。白无常的鼻子好，但眼神与黑无常比起来，那就差远了，打个人间的比喻，白无常的眼神是一点五的，正常，而黑无常的眼神就是二点零，飞行员的水平。

黑无常一看那人的长相，再想想今晚上要捉走的人名单，说：他叫毕侯京，可是今天夜里要抓走的，没这个人呢，他还有好几十年的寿命呢，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对白无常说：你上时光隧道里看看去。

白无常白了他一眼，本来就是白眼珠多，现在就在眼角上还留着一纳米的黑眼珠：

你怎那么懒惰呢？你眼神比我好，顺势看一眼不就得了？

黑无常知道斗嘴斗不过他，而且白无常又是师哥，师哥在师弟面前还是有些犯懒的权利的。他又抬眼一望，目光穿越了时光隧道，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告诉白无常：他是被暗算了。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白无常顿时怒火中烧，他厉声问：  
是谁干的？咱们勒他命去。

黑无常道：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完成本职工作。更何况，阎王爷也给坏人一笔笔记着账呢。

黑白无常说着，离开病房，干他们的事情去了。

黑白无常不知道，他们在人中你一句我一句的，鬼气森森的，把阴气传到抢救室里，可把大夫们和毕侯京害惨了，本来毕侯京失血过多，输血并抢救后，稍稍有所缓解，还没等人喘一口气，他们来了，在窗户外面这么一唠叨，毕侯京又马上不行了，胸膛又一起一伏的，大夫们赶快再抢救。

终于又缓和下来，毕侯京的血压等又稳定了，不像那几秒钟里，上上下下蹿了好几次，险些把人吓死，所有参加抢救的人，还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哪里知道，是黑白无常闹的。此刻，抢救室里的林大夫也稍松了一口气，毕侯京现在出现了血气胸非常危险，但这一刻又有些缓解。刚才接进来的时候，要是让一般人看，全身是血，失血过多，已经属于没救了，不行了。当林大夫知道他是刑警，被坏人暗算负伤时，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本来，今天他对警察有一肚子气。傍晚下班时，过医院前的路口，他抬腿往前走，被一个人一把拉住，他还没明白，就劈头挨上了骂：你想死啊。原来拉住他骂他的都是一个人——在这个路口站岗的交警。林大夫正在想明天的一个手术，心思没放在走路上，旁边来了车，车速极快，交警发现了这个危险情况，一边喊一边往过跑，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救了他的命。交警骂他的一瞬间，车过去了，但他没注意，救命之恩也就无从知道，可是骂声却听到了，他看着这个警察，嘴上的乳毛未褪也竟然敢红口白牙地骂人。

自己五十多岁了，还遭他骂，被气得浑身乱抖。他一句话说不出来，可是那个小交警根本没看到他的表情，骂完了他，也同时松开他的胳膊，转身走了。

林大夫从来没高声说过话，更不用提跟谁去吵架，现在也没处去讲理，只能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被这一骂，他这一晚上情绪都不好，家人问他，他无论如何开不了口，说让一个黄口小儿骂了，而且自己毫无错处，他嫌难堪，丢人。

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除去加班做手术，他到晚十点半钟准时上床休息。刚睡着，医院里便来了电话，请他来主持手术，抢救一个被坏人扎得奄奄一息的警察。

到了医院，他看到刀口处，当时就是一惊，心想这个人死定了，因为这一刀实实在在扎在了心脏的位置上，可是直到现在没死，就还真是个奇迹。按说，这种尖刀戳穿心脏，受害人会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死亡，而在他接手抢救时，至少过去了半个小时，这人居然还活着，他可真是纳闷。一名先前参加抢救的医生，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他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行医近三十年，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病例。但现在没工夫多想，先把人抢救过来再说。

尽管他受了那个交警的气，但他是不会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的。而且他的病人，还是一个遭到坏人暗算的好警察。是的，如果不是一个好警察，坏人暗算他干什么呢，林大夫心里想。不过这也难说，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

林大夫来了，抢救室里的人们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 五

兰若接到毕侯京被扎的报告，就像有人也在他的后背上扎了一刀，他本来是刚刚回到办公室，天津市这一亩三分地上，尽管发生过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大案，但是尖刀扎向警察，毕竟还是第一遭。他控制住激动的情绪，然后通过总值班室下命令：让几位副局



长还有刑警支队申大壮马上来我这里。

本来他是想洗一洗就睡觉的，这几天把他给累得够呛。这会儿趁着还没来人，他拿起了放在里间办公室桌子上的一只保温桶，在保温桶里放着一碗汤，他拿起来喝了。这是公安医院的中医陈大夫给他熬的，那个陈大夫是他的哥儿们。哥儿们说：你当局长，我光荣，你现在是我的哥儿们里最大的官了，你也别提拔我，我们家祖坟没这根蒿子，但我得让你沾我点光。于是，他就每过十天半个月给兰若号号脉，根据脉象，给他开剂药，让医院的中医科熬好，再由兰若的小公务员拿来。当然，这是一碗汤，而不是普通人喝的那种苦药水，这碗汤去心火，补元气，固精本。这是腐败吗，非也。到兰若这个分上，操的心太多，身心消耗大，如果保健再跟不上，身体很快就会垮下来，而且是哥儿们愿意给他当保健员，那就没办法了。

副局长们和申大壮很快就来了。大家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他们都是经过多少风雨的，死人活人的事见过太多，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动心，但毕侯京被扎的事，毕竟与其他的事情不同，大家都受到震撼。

还是兰若先说话：我知道，出了这种事，大家的心里都不好受，竭尽全力抢救，不管花多少钱，就是百分之百没希望，也得百分之百的努力，更何况医院说情况还不是糟得不可救药。这件事必须连夜写出报告，报告市委有关领导。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还是因为工作问题被人谋杀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的许多事情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必须尽早破案，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个事情不管我们怎么说，但是社会上的看法肯定是连警察也敢杀，坏人太猖狂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公布于众，告诉百姓。但是不能引起群众的误解，措辞上要注意。医院和家属的工作，就由张副局长全权处理。

说到这里，大家也听出来，兰若的话基本说完了。

刑警支队长申大壮是毕侯京的上司，出事的人是他的手下，他理所当然要先介绍一下毕侯京的情况。他提出来：作为刑警，毕侯